

点水蜻蜓款款飞

路来森

蜻蜓，大规模地出现，大约是初夏。仿佛，骤然间，蜻蜓就铺天盖地地飞来了。

那时，麦场刚刚收拾完毕，碾压过的地面，干干净净，场院里还堆着一垛垛的麦草垛。渐近黄昏，麦场里，便飞舞起数不清的蜻蜓。蜻蜓，都飞得很低，旋转低回，舞姿轻灵而飘逸。许多蜻蜓，飞累了，就栖落在麦草垛伸出的麦草尖上。想来，蜻蜓或许也是很喜欢那种新鲜的麦香味的。飞栖着的，以黄蜻蜓为主，间或有一些红蜻蜓，闪烁其间，就格外地耀眼莹目。大人们坐着乘凉，小孩子就会手持一把扫帚，追逐着，捕捉蜻蜓。

那种嬉戏的场面，呈现着十足的田园风情。

进入盛夏，蜻蜓就散落开来，除非是雨前的天气，很少见到大规模聚集的蜻蜓。

夏日炎炎的中午，天热，人也热。大人们懒得动，大多于树下纳凉，小孩子们就不一样了，在大人们的沉默中，似乎变得更疯了。要么到近村的水湾中游泳、戏水；要么就伙干一些偷瓜摸枣的事情。安分的孩子，大多就到篱园处捉蜻蜓。篱笆边，乡人会种下一些扁豆、豆角等藤蔓类植物，藤萝满架，绿意盎然，很是有些凉意。那些个溽热的夏日中午，清野空旷，蜻蜓也变得懒散下来，拙于飞动，许多的蜻蜓，就栖落在荫下篱笆上，享受中午的那份清凉。这，正好给孩子们捕捉，提供了方便条件。看准一只蜻蜓，孩子们会弓腰，轻步，悄悄地接近蜻蜓，然后，猛然伸出手指，将蜻蜓捏于拇指和食指的指尖。蜻蜓扑扑拉拉地飞着，可终也飞不出孩子们的指尖。于是，指尖间飞舞着的蜻蜓，就给孩子们带来一种麻酥酥的快感。那份欣喜和欢乐，快活着整个



山中之意

汤青 摄

在痛里荡漾

许冬林

隔那么十天半月的，我会去一下眼科医院。

从前，自认为天下无敌的一双好眼睛，如今也要时时去医院。人真的会老，器官也会懈怠。

当医生将一根两寸来长的金属针从泪点徐徐插入皮下时，我总是像从面对困难一样，咬牙，攥拳，几乎要把自己的身体拧成一片钢铁，以示自己坚不可摧。医生却一遍又一遍道：放松，放松，不然针插不进去。

天啊，我竟然还要放松，像河蚌那样打开身体，好让一根金属从容进入肉体。

从前，我只懂得一味把自己锻造，以自己的硬度来抗衡一切的磨难。而今，敌人们得寸进尺，他们要我弃枪丢甲，要我打开身体，打开内心，以最柔软的方式，迎接疼痛。

是啊，让自己变得柔软，迎接此后身内身外的磨难。

他们不要我浮雕英雄似的表情，不要我咬牙切齿信誓旦旦，不要我活成碉堡一样有牢不可破的外壳。他们要我柔软下来，放松，张开，我的身体和内心要开阔得像足球场，疼痛可以在里面开着坦克耀武扬威。

每次从手术床上爬起来，总忍不住心生万千委屈，可是也只是默默流一会眼泪，然后轻轻擦去，接

中午。

后来读宋·范成大的《四时田园杂兴》诗：“日长篱落无人过，唯有蜻蜓蛱蝶飞。”觉得真是写实，那份幽静和落寞的闲适，除非有身临其境的体验，是难以写出这样细微的文字这样细腻的感受的。

蜻蜓，种类繁多，似乎以黄蜻蜓和红蜻蜓为多。有一种蜻蜓，是绿色的，它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——碧翠蜻蜓，极具诗意。这种蜻蜓，乡人俗谓“水蜻蜓”。水蜻蜓，有大小两种，小的极小，像极了小小的豆娘；大的，则极大，远比一般的黄红蜻蜓大。它们喜欢飞行在水面上，常常贴水而飞，旋起旋往，极是迅捷。水蜻蜓的栖落，多在水湄，水中的苇草叶尖上。水光潋潋，苇叶摇摇，远观之，感觉灵秀得不得了。

蜻蜓的眼睛，特别大，看着它那双大而凸显的眼睛，直让人怀疑它的大脑，究竟是否存在。“碧玉眼睛云母翅，轻于粉蝶瘦于蜂”，这是唐朝诗人韩偓在《蜻蜓》诗中，对蜻蜓外形的描写。用“碧玉”形容眼睛，确是恰当。蜻蜓的眼睛，硬而亮，呈碧绿色，真如碧玉。最喜欢看的，还是蜻蜓的飞姿：婉妙、飘逸、舒缓、轻灵中，很是存一份优雅的情致。“穿花蛱蝶深深见，点水蜻蜓款款飞”，以“款款”二字状之，真是恰到好处。“蜻蜓点水”，一幅轻捷而又明快的画面，可是，当你明白，蜻蜓“点水”是为了产卵时，就觉得未免大煞风景了。所以，有些事不宜太过明白，格物明理，“理”明了，那份美，却是有可能丧失了。

齐白石，一生喜欢画“花鸟虫鱼”，据说，他单是画蜻蜓，就画了上万只之多，足见其勤奋，和对蜻蜓之钟爱。观其所画，蜻蜓大多以逸飞状态为主，少有静栖者。这，或许是白石老人性情所致。

画中，最让人喜欢的，还是那幅《荷叶蜻蜓图》：几支莲蓬，几片荷叶；莲蓬实老，荷叶近枯；挺然而立，瘦枯清颀；一只红头蜻蜓，徐徐而近，若即若离，情态栩然，怡然。盖是取了李清照“莲子已成荷叶老”的诗意。

画面上，似乎，就缺了那清露、蘋花和汀草了。

着出门，奔向公交站，混入到来来往往的人流里。

朋友去医院体检，有几项指标不太好，我安慰她：我们已经中年，有些小疾病，我们要学会与它和平共处。

这大约也是我频频跑医院的一点心得吧。以前，以为世界非黑即白，从健康角度看世上的人大约也只两类，一类是奔走在劳动或娱乐现场的健康人，一类是躺在医院的病人。现在，我已经能坦然接受这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，知道我们常常都是怀着隐疾的人，活跃在快乐的、悲伤的、繁忙的、悠闲的现场……我们像人群里的潜伏者，除了上线和下线，外人一般不知我们身上的疼，我们也小心遮掩着我们的疼。

有时，一场感冒所带来的后遗症要折腾自己小半年之久，在咳嗽不眠的深夜里，我茫然望着灰白的窗外天光，知道人生会有诸般不适，自己要调动所有的耐心来面对。再后来，安排未来一年的计划时，我会预留几个月的光阴，那是用来小病厮磨的光阴。

一位画画的朋友跟我说，画植物的叶子时，不能只画那些新鲜娇美的叶子，还要画苍老将凋的叶子，画被虫子啃噬过的残缺的叶子……这才是一株完整的植物。在被不适折磨的光阴里，我无处可去，知道无论逃往何处，疾病驻扎在我的身体里，比如影随形还要紧密，还要甩不脱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带着我的疾病一起回到生活现场，像一片完美的叶子那样继续承接阳光雨露，以布满虫眼的身子继续在风里摇曳，继续进行着光合作用。

疼痛和磨难躲不掉，它来了，我们除了温柔地迎接，除了让我们单薄的身子和心灵随着一波波潮起的疼痛微微荡漾，还能怎么样呢。

安家

钱国宏

这片林海拱卫着东平村千余户村民，每天，护林员老刘哼着歌子，走进林间去巡林。

老刘并不老，今年35岁，单身，由于常年在外巡护，风吹日晒，“表面老化”，显得有些老，于是乡亲们就亲热地呼他为“护林老刘”。村主任见老刘工作很认真，整天在他所巡护的2000多亩林地内转悠，便动了当大媒的念头：这么敬业的人咋能没个家呢？

老刘呢，看着身边的同学、好友纷纷成家，倒也不急。可村主任急呀，于是动员村两委班子行动起来，共同帮助老刘成家。可每次安排相亲，老刘不是因为护林脱不开身，就是因为天干风大森林火险指数高，而一拖再拖。

别看老刘没有成家，但他却让林间的鸟们、动物们成了家——每年春秋两季，这片林子便成了鸟们、动物们的客栈。数万只鸟行经此地时，为了让它们住上舒适的“宾馆”，老刘掏出工资，在林间安了许多木质的人工鸟巢，还供应它们一日三餐。对于乌鸦、喜鹊、麻雀、画眉等留鸟，老刘更是视同己出，不仅为它们备足了过冬的粮食，还在林子背风处为它们架设了一个个木笼子，里面铺上了苇絮、棉花、树叶。大雪封林的日子里，老刘看着一对对鸟们在巢中暖乎乎依偎着，心里就别提有多欣慰和快乐了！这片林子当中还有很多松鼠、獾子、野兔、狐狸等动物。春冬两季，这些动物们就面临着挨饿和受冻的境遇。为了给它们一个温暖的家，老刘真是费尽了心思：他用自己的工资给松鼠们准备了充足的“冬粮”，还给獾子、野兔、狐狸在岗子的下面挖了一个个洞，作为他们的“冬家”。真别说，这些动物们非常喜欢老刘为它们准备的“新家”，纷纷迁居岗下。有了这些鸟和这些动物们，老刘觉得这片林子才像一片林子！每天巡护时，老刘看着鸟们在枝头上兴奋地跳来跳去，看着动物们在林间草丛奔跑嬉戏、追逐打闹的场景，心里比吃了蜜还甜！

看到老刘傻乎乎地把全部身心都放在这片林子上，村主任嗔怪：“傻狍的一个，就知道给鸟们和动物们成家，也不知道给自己找一个暖被窝！”骂归骂，村主任心里还是很敬佩老刘的，两委班子更是加大了“当大媒”的工作力度。转年春天，一个俊俏的林业大学毕业生实习时来到了这片林子，和老刘一起观察、测报、巡护……

秋天的田野一片金黄，乡亲们都在忙着收秋。村主任望着老刘和女大学生巡林的背影，小声地笑骂：“狗日的老刘，这回你终于要给自己安个家啦！”一阵爽风吹过，飘来了女大学生羞涩的声音：“你负责给鸟和动物们安家，我负责给你安个家！”

